

故事一百種

明湖居聽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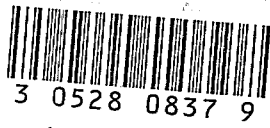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25
11
:

100

857.61
119.3
1/100



明湖居聽書

清朝時候，有箇名叫老殘的，原是江南人氏，懂得醫道，常常搖箇串鈴兒，奔走江湖，替人治病餬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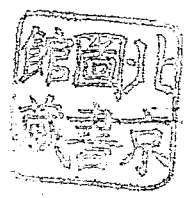
南風景，覺得更爲有趣。便在小布政司街，覓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陞店，將行李卸下，住了下來。

這一年，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，因慕大明湖的風景，便動身去遊玩。

他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

來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，比江

明湖居聽書



808431

次日清晨起來，喫點兒點心，便搖着串鈴，滿街逛了一趟，虛應一應故事。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，雇了一隻小船，盪起雙槳，朝北不遠，便到了歷下亭前。上岸進去，入了大門，便是一個亭子，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。亭上還懸着一副對聯，寫的是：「歷下亭；子古」。「濟南名士多」上題「杜工部句」，下署「道州何紹基書」。亭子旁邊雖有幾間房屋，却沒有什麼意思。復下船向西盪去，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。你道鐵公是誰，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。後人敬他的忠義，所以至今春秋時節，當地的人尙不時來此進香。

到了鐵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見對面千佛山上，梵宮僧樓，與那蒼松翠柏，高下相間；紅的火紅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綠的碧綠；

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，夾在裏面，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大畫，做了一架數十里長的屏風似的。正在歎賞不絕，忽聽一聲漁唱，低頭望去，誰知那明湖簡直澄清同鏡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，映在湖裏，顯得明明白白。那樓臺樹木，分外光彩，覺得比上頭的那個千佛山還要好看，還要清楚。這湖的南岸上去，便是街市，却有一叢蘆葦，密密遮住。恰值正是開花的時候，一片白花，映着帶水氣的斜陽，好似一帶粉紅絨毯，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，實在奇絕。

老殘心裏想道：『如此佳景，爲何沒有甚麼遊人……』看了一會兒，回轉身來，看那大門裏面楹柱上，有副對聯，寫的是：

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。

暗暗點頭道：「真真不錯。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，繞着九曲迴廊。到了荷池東面，就是月門，月門之東，有三間舊房，上有破匾，題着：『古水仙祠』四個大字。祠內一副舊聯，寫的是：

一盞寒泉薦秋菊，三更畫船穿藕花。

過了水仙祠，仍舊盪船，到了歷下亭的後面。兩邊荷葉荷花，將船夾住。那荷葉初枯，擦的船嗤嗤價響。那水鳥被槳驚起，格格高飛。那已老的蓮蓬，不斷的蹦到船窗裏面來。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，一面喫着，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。

老殘纔到了鵲華橋，覺得人煙稠密。也有挑擔子的，也有推小車子的，也有坐二人檯的藍呢小轎的。看這轎子後面，一個跟

班的戴個紅纓帽子，膀子底下，夾了個護書，拚命價飛奔；一面用手巾揩汗，一面低着頭跑。街上五六歲的孩子，不知避人，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，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。那孩子的母親，趕忙跑來，問：『誰碰倒你的？誰碰倒你的？』問了兩句，那孩子只是哇哇的哭，並不說話。問了半天，纔帶哭道：『這擡轎子的人。』他母親擡頭一看，那轎子已經擡了有二里多遠了。那婦人挈了孩子，嘴裏咕嚕咕嚕的罵着，就回去了。

老殘從鵲華橋住南，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，一擡頭，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，有一尺長，七八寸寬的光景，居中寫着：「說鼓書」三個字，旁邊一行小字，是「二十四日明湖居」那紙還未乾燥，心知是纔貼的，只不知道是什麼事情，別處也沒有見過



這樣招紙。一路走着，一路盤算。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：『明兒白妞說書，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，來聽書罷。』又走到街上，聽鋪子裏有人說道：『前次白妞說書，是你請假的，明兒說書，應該我告假了。』

一路行來，街談巷議，大半都是這話。心裏詫異道：『白妞是何許人？說的是何等樣書？爲甚一紙招貼，便舉國若狂如此？……』信步走來，不知不覺，已到高陞

店口。進得店門。茶房便來回道：『客人用什麼夜膳？』老殘一一說過，就順便問道：『你們此地說鼓書，是什麼玩意兒？何以驚動這許多人？』

茶房說：『客人，你不知道？這說鼓書，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。用一面鼓，兩片梨花簡，名叫「梨花大鼓」，演說些前人故事。本來也沒甚麼希奇。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妞黃妞姊妹兩個，這白妞名叫王大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；他十二三歲時，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。他却嫌鄉下的調兒，沒甚麼出奇，就到戲園裏看戲，就將甚麼西皮二黃梆子腔等調，一聽就會；甚麼俞三勝陳長庚張二奎等人的調子，他一聽也就會了。仗着他的喉嚨，要多高就多高；他的中氣，要多長就多長，他又把南方的甚麼崑腔的小曲，種種

的腔調，他都拏來裝在大鼓書的調兒裏面。不過二三年工夫，製出這個調兒。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，聽了他唱書，無不神魂顛倒。現在已有招紙，明兒就唱。你不信去聽一聽，就知道了。只是要聽，還要早去，他雖是一鐘點開唱，若到十鐘點去，便沒有坐位了。

老殘聽得也不甚相信。次的六點鐘起，先到南門內，看了舜井。又出南門外，到歷山脚下，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。及至回店，已有九點鐘光景，趕忙喫了飯，走到明湖居不過十點時候。

那明湖居本是個大戲園子，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。那知進了園門，園子裏面，已經坐滿了。只有七八張桌子，都貼着撫院定，學院定，道署定的紅紙條兒。老殘看了半天，無處插足；只好袖子

裏拏了二百錢，送了看坐兒的，纔弄了一條短板凳，在人縫裏坐下。看那戲臺上，擺了一張半桌，桌上放着一面板鼓，鼓上放了兩片鐵筒兒。心裏知道這就是梨花筒了。旁邊放了一個三絃子。半桌後面，列着兩把椅子，並無一個人在臺上。偌大個戲臺，空空洞洞，一無他物，看來不覺好笑。園子裏面，頂着籃子賣燒餅油條的，約有一二十個。都爲那不吃飯來的人，買了充飢的。

到了十一點鐘，只見門口轎車，漸漸擁擠多了，都是官員。着了便衣，帶了家人，陸續進來。不到十二點鐘，前面幾張空桌，俱坐滿了。不時還有人進來看坐兒，也搬條短凳，在夾縫中安插。這一羣人，彼此招呼：有打千兒的，有作揖的，——大半打千兒的多。高談闊論，笑語自喧。其餘桌子，看來都是作買賣的人，又有些像是

本地讀書人的樣子。大家都噉噉喳喳，在那裏閒話。因爲人太多了，說的話，都聽不清楚，也不去管他。

到了十二點半時候，那臺子簾子後，走出一個男人；穿了一件藍布長衫，長長的臉兒，滿臉疙瘩，彷彿像風乾癩橘皮似的，甚爲醜陋。但那人舉止，倒還沈靜。出了臺來，無並一語，就往半桌後面左首一張椅上坐下。慢慢的將那三絃子取來，隨便和了一和絃，彈了一二曲小調，人也不甚留心去聽他。後來彈了一枝大調，也不知道什麼牌子；只是到後來全用輪指，那抑揚頓挫，入耳動心，恍若有幾十根絃，幾百個指頭，在那裏彈似的。這時臺下叫好的聲音，不絕於耳，却也壓不下那絃子去。這曲彈罷，就歇了手。旁邊有人送上茶來。

停了數分鐘時，簾子裏面，出來一個姑娘，約有十六七歲。長



長鴨蛋臉兒，梳了一個抓髻，戴了一副銀耳環，穿了一件藍布外褂兒，一條藍布袴子，都是黃布鑲滾的；雖是粗布衣裳，倒也十分潔淨。去到半桌後面右首椅子坐下。那彈絃子的，便取了絃子，錚錚鏗鏘彈起來了。這姑娘便立起身來，左手取了梨花簡，夾在指縫裏，便丁丁當當的敲，與那絃子聲音相應。右手持了鼓槌子，凝神聽那絃子節奏。忽羯鼓一聲，歌喉遽發，字字清脆，聲聲宛轉；如新鶯出谷，乳燕歸巢。每句七字，每段十餘句，或緩或急，忽低忽高；其中轉腔換調之處，百變不窮。一切歌曲腔調，俱出其下，以爲觀止矣。

旁坐有兩人，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：『此想必是白妞了？』
其一人道：『不是，這人叫黑妞，是白妞的妹子。他的調兒，都是他姊姊——白妞——教的。若比白妞，還不知差多遠呢。他的好處，人說得出；白妞的好處，人說不出的。他的好處，人學的到，白妞的好處，人學不到的。你想這幾年好玩耍的人，誰不學他的調兒呢？就是窩子裏的姑娘們，也都學他；只是頂多有一兩句到黑妞的地步。若是白妞的好處，從沒有一個人能及他十分裏的一分的。』

說着的時候，黑妞已唱完了。走進後面去了，這時滿園子的人，談談笑笑，賣瓜子，落花生，山裏紅，核桃仁的，高聲喊叫着賣。滿園子裏聽來，都是人聲。

正在熱鬧哄哄的時候，只見那臺後，又出來一位姑娘，年紀

約十八九歲，裝束與前一個毫無分別。瓜子臉兒，白淨面龐，相貌不過中人以上的姿色，只覺秀而不媚，清而不寒；半低着頭出來，立在半桌後面，把梨花簡丁當了幾聲。煞是奇怪，只是兩片頑鐵，



到他手裏，便有五音十二律似的。又將鼓槌子，輕輕的點了兩下，方抬起頭來，向臺下一盼，那雙眼睛，如秋水，如寒星，如寶珠，如白水銀裏頭養着兩丸黑晶球，左右一顧盼，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，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；那坐得近的，更不必說。就這一眼，滿園子裏，便鴉雀無聲，比皇帝出來，還要肅靜得多呢，連一根鍼，掉在地下，都

聽得響的。

王小玉便啓朱唇，發皓齒，唱了幾句書兒。聲音初不甚大，覺得入耳，有說不出來的妙音；五臟六腑裏像熨斗熨過，無一處不伏貼；三萬六千個毛孔，像嗅了人參果，無一孔不暢快。唱了十數句之後，漸漸的越唱越高；忽然拔了一個尖兒，像一線綱絲，拋入天際，不禁暗暗叫絕。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，就能迴環轉折；幾轉之後，又高一層，接連有三四疊，節節高起。恍如由傲來峯西面，攀登泰山的景象：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，以爲上與天齊；及至翻到傲來峯頂，纔見扇子崖，更在傲來峯上；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見南天門，更在扇子崖上。愈翻愈險，愈險愈奇。

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裏，陡然一落，又極力騁其千

迴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，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，盤旋穿插；頃刻之間，周匝數遍。從此以後，愈唱愈低，愈低愈細，那聲音漸漸的聽不見了。滿園子的人，都屏氣凝神，不敢少動，約有二三分鐘之久，彷彿有一點聲音，從地底下發出。這一出之後，忽又揚起，像放那外國煙火，一個彈子上天，隨化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縱橫散亂。這一聲飛起，卽有無限聲音，俱來並發。那彈絃子的，亦全用輪指，忽大忽小，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；有如花塢春曉，好鳥亂鳴。耳朵忙不過來，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。正在撩亂之際，忽聽霍然一聲，人絃俱寂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，轟然雷動。

停了一回，鬧聲稍定。只聽那臺下正座上，有一個少年，不到三十歲光景，是湖南口音，說道：『當年讀書，見古人形容歌聲的

好處，有那一餘音繞梁。三日不絕」的話，我總不信；空中設想，餘音怎能繞梁呢？又怎能三日不去呢？及聽小玉先生說書，纔知古人措辭之妙。每次聽他說書之後，總有好幾天，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；無論做什麼事，總不入神，反覺得「三日不絕」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。還是孔子「三月不知肉味」三月二字，形容得透澈些。」旁邊人都說道：「夢湘先生，論得透闢極了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」

說着，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，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。這一段，聞旁人說，叫做黑驢段。聽了去，不過是一個士子，見一個美人，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。將形容那美人，先形容那黑驢子怎樣好法。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，不過數語；這段書也就完了。其音節

全是快板，越說越快。白香山詩云：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」可謂盡其妙處。在說得極快的時候，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的樣子，聽他却字字清楚，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。這是他的獨到；然比着前一段，却未免遜一籌了。

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，衆人以爲天時尚早，王小玉還要唱一段；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，敷衍幾句，就收場了。當時一鬧而散。

歌第一百九十四
紙
500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出版

故事一百種

全一百冊

▲定價大洋拾元
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編選者 王 无 咎

發行人 樊 劍 剛

印刷者 大衆書局

出版者 大衆書局

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衆書局

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

